

孔汉思 著
(Hans Küng)

世界伦理手册

中文版主编 杨煦生
邓建华 廖恒 译 杨煦生 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孔汉思 著
(Hans Küng)

世界伦理手册

愿景与践履

中文版主编 杨煦生

邓建华 廖恒 译 杨煦生 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伦理手册:愿景与实践/(瑞士)

孔汉思(Küng,H.)著;邓建华 廖恒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11

ISBN 978-7-108-04296-5

I. ①世… II. ①孔…②邓…③廖… III. ①伦理学
—手册 IV. ①B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0750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6.875

字 数 151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28.00元

世界伦理在中国的发展史

孔汉思

本书展示了不同的维度：世界伦理构想的根由和履践。这是一个长期进程的峰点，我很高兴现在能有一个中文版同时面世。世界伦理在中国有一个尤其特别的历史，以下列出最为重要的一些时刻：

1963 年

香港：孔汉思教授首次接触中国。

1979 年

孔汉思作为华盛顿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代表团成员，首次访问北京大学。这是首批有幸获得特许下榻于曲阜孔府的外国人。

孔汉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宗教与科学》。

1989 年

孔汉思著作《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与秦家懿合著）在台北、香港出版，1990 年在北京出版。

1990 年

孔汉思著作《世界伦理构想》（慕尼黑，1990 年；英文版题为：*Global Responsibility*，1991；中文版：香港，1996 年；此书共被译为 19 种语言）

1993 年

世界宗教议会，芝加哥；《世界伦理宣言》

1995 年

图宾根世界伦理基金会揭牌典礼

1996 年

孔汉思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作演讲

1997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北京大觉寺：首届“全球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研讨会，由瑞士世界伦理基金会赞助、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主办。

1997 年

由前国家政府首脑组成的互动委员会（InterAction Council）发起《人类责任宣言》提案。

1999 年

关于世界宗教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世界宗教寻踪》，在桂林、

成都、曲阜、泰山、青城山及北京拍摄了中国宗教的相关内容。

2001 年

10月10—14日，北京达园宾馆：第二届“全球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研讨会，由瑞士世界伦理基金会发起，多个中国学术机构联合主办。与会学者在会议宣言中表达了对《世界伦理宣言》（芝加哥，1993）的支持。

孔汉思著作《为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世界伦理》在香港出版。

纽约：孔汉思在联合国大会关于文明间对话的辩论中陈述世界伦理。

2007 年

孔汉思著作《世界宗教寻踪》（由杨煦生主持翻译）在北京由三联书店出版。

2009 年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孔汉思教授、斯蒂芬·施伦索格博士参加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孔汉思教授发表大会主题演讲，并在故宫晚宴上致辞）

与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会宴。

北京大学：孔汉思发布《世界经济伦理宣言》并举行报告会（杜维明教授、张志刚教授主持，由杨煦生教授等中译）；与杜维

明教授在筹备中的高等人文研究院进行对话。

2010 年

上海，复旦大学：斯蒂芬·施伦索格在“利玛窦——徐光启文明对话研究中心”揭牌典礼上作演讲。

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斯蒂芬·施伦索格讨论世界伦理合作办学项目在香港的进展情况，该项目由伦理基金会（瑞士和德国）发起。

北京，北京大学成立以杜维明教授为院长的高等人文研究院，下设世界伦理中心，杨煦生负责中心工作。

2011 年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伦理中心主任杨煦生应邀来访。受杜维明教授委托商谈合作事宜。

2012 年

4月17日至18日，图宾根大学：北京大学周其凤校长率北京大学高级代表团来访。图宾根大学校长伯恩德·恩格勒教授、孔汉思教授、卡尔·施莱希特教授与梁稳根先生（三一集团）商讨在北京大学成立校属世界伦理研究中心的计划，此项计划将由卡尔·施莱希特教授与梁稳根先生资助。

7月16日：图宾根大学、北京大学、德国艾希塔尔的卡尔·施

莱希特基金会、长沙三一重工集团、图宾根世界伦理基金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图宾根世界伦理研究所为图宾根大学校属研究所，依此成例，北京大学成立依托于高等人文研究院的校属世界伦理中心。

4月18日：世界伦理研究所（WEIT）在图宾根大学揭牌。

10月29日：北京大学世界伦理研究中心揭牌。

11月2日，北京论坛：孔汉思作主题演讲。

我希望《世界伦理手册》能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我尤其想到年轻的一代，为了满足人类未来对于伦理基础的需求，他们亟需建设性的远见。

值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我向所有对本书中文版做出贡献的中国朋友，表示我深挚的谢忱：感谢杨煦生先生的大量努力，他自1990年代起于图宾根大学就是世界伦理基金会学术活动的参与者，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合作。感谢译者邓建华博士和廖恒博士的翻译工作，在如此紧迫的时间中，译出此书。感谢三联书店李学军女士、叶彤先生的大力支持，自1980年代以来，我的著作得以在中文世界出版和传播，首先端赖于三联书店的朋友们的巨大贡献。最后，还要感谢李頔女士和傅城斌先生的大力协助。

图宾根/北京，2012年10月

孔汉思

世界伦理的精神意蕴

杨熙生

1.

读者手中的这一本薄薄的《世界伦理手册》，是孔汉思（Hans Küng，或译汉斯·昆）教授关于世界伦理构想的最新著作。如作者在其中文版序言中所言，此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关乎“世界伦理构想的根由和履践”，是这一长期思想进程的“峰点”。换言之，此书也是孔汉思在其思想和著述生涯中自己珍视的著作之一。孔汉思教授著作“逾”身，五十多部专著中，大约四分之一是篇幅在千页上下的皇皇巨帙。而在所有著作中，他本人所特别珍爱的，在三联书店已经出版了中文译本的，有《世界伦理构想》、《世界宗教寻踪》以及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世界伦理手册》。

1992年春天，当我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开始我的博士学业的时候，参加的第一个讨论班，就是孔汉思教授主持的关于《世界伦理构想》的高级讨论班。也正是这个参与人数有严格限制的小型讨论班，奠定了我与世界伦理构想的某种精神上的缘分。自此，我参加了孔教授荣休之前的所有讨论班以及成立于1995年的世界伦理基金会框架下的大量学术活动并一直保持着学术合作。

2011 年秋天，我应孔汉思教授之邀、受杜维明教授之托访问图宾根，商讨世界伦理基金会与北京大学高研院在世界伦理研究上的进一步合作时，他正在撰写着这部《世界伦理手册》，并在我辞行归国时把部分草稿交付我。至今年 3 月，文稿杀青，我在 Piper 出版社之前得到所有文稿。

感谢邓建华博士、廖恒博士以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李学军女士、叶彤先生的大量心血和辛劳，本书中文版得以与德文版几乎同时面世。因为时间因素，这个译本遗憾地未能从容磨剑，错讹之处，恐为数不菲。在此谨请学界高明批评。一切不如意之处，由身为翻译工作组织者和校对者的本人承担责任。

2.

在此，有必要就世界伦理这一宏大主题的精神意蕴，从译校者的角度，从基本名相在跨文化理解上所碰到的一些基本困难，展开一点初步的阐释。

有关世界伦理这一主题，在中文世界中，一个显然的难题在于很多基本术语在翻译上的困难。

Weltethos，这个由孔汉思在 1990 的特殊时代语境中重新创造并赋予了无比生命力的、有一半希腊血脉的德语词，在英语世界中已经面临翻译困难——尽管在印欧语系的日耳曼分支之中，英语大概已经是德语最近的近邻。在英语翻译中，人们用 Global Ethic 这一术语差强人意地来支应。而在中文翻译中，Weltethos 一词，大概已经有这样的四种译法——“普世伦理”、“普遍伦理”、“全球伦理”、“世界伦理”。四者之中“普遍伦理”这一译法，可以明确断定，纯粹出于误解。Weltethos 的观念并非追求某

种普遍伦理，并且，类似于 Universales Ethos 这样的用法，孔汉思并未使用，这是孔汉思本人早就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在本书之中，这种专门的澄清占有特定的篇幅：

世界伦理绝非人造的“超级结构”，绝不是一种什么“人为抽象的世界一体化伦理”（artifiziell abstraktes Welteinheitsethos）。它尊重由宗教或哲学方式奠基的道德文化的多样性并且绝不压制那些善意的拥有不同见解的人们。它的根基是不同民族的古老智慧和基本的生活原则，这些智慧与原则自人类与动物世界揖别之日开始，就塑造了最原始的人类，并且从诸种文化的不同宗教与伦理传统以及习惯法之中积淀而成。（《手册》I.2. [6]）

其他三种不同译法中，然然否否，各有千秋。比较贴近德文原意的自然是“世界伦理”，从英文转译而来的则是“全球伦理”，转道以求达意的则还有“普世伦理”。这其中，“普世”云云，在今天的特定时代语境之中，人们总是容易对某种独断普遍性充满疑虑，而未暇先冷静而自信地想想本土精神资源的普世性问题，故此还是暂且搁置为宜。本书的翻译，经过多方斟酌，还是先以“世界伦理”为优。

细细论之，则 Weltethos 一词之中的“世界”和“伦理”都还大有需要分梳的空间。

——先看“世界”。

我们知道，孔汉思教授是一位毕生从事普世神学研究的神学思想家和深切关注人类处境和命运的哲学家。就其思想在当代西

方社会文化生活中罕有的穿透力度而言，杜维明教授在其2009年秋天与孔汉思的一场对话中，以“当代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称誉之。1996年荣休之前，孔汉思一直担任图宾根大学普世神学研究所所长。作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2—1965）的神学顾问，无论他与教廷后来在某些重大神学问题上如何处于抗辩状态之中，他的工作都可以看作梵二公会精神的严肃践履。在他的研究生涯中，Ökumenische Studien 走向了 Welt-Ökumenische Studien，即从基督宗教内部各大宗派的合一、从阿伯拉罕世系的三大先知宗教（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和解，走向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对话、对生活世界（Lebenswelt）诸种危机的思考和对世界和平的建构。这里，Ökumene 这一有古老的希腊根源的观念，与另外一个同样构成基督宗教精神基点的希腊词 Katholikos 的确支撑着某种“普世”的弘愿（希腊人和古代中国先民有某种奇特的契合，当华夏先民把自己目之所及的生活世界命为“天下”的时候，古希腊人正使用着类似的观念，Ökumene——环地中海的文化世界。这种“文化天下”的观念，可以说就是后来“普世”观念的由来，基督宗教——尤其是被我们俗称为天主教的基督公教，在一定意义上当然也强化了这种普世诉求）。

然而，当孔汉思开始进入 Weltethos 的观念建构的时候，却并未使用 Ökumene 这个大家都多少习惯了的、与他的专业工作息息相关的名相，而非常简单地使用了 Welt 这一似乎司空见惯老少咸宜的日常语词。

可以基本确定的一些理由是：Weltethos 的观念，早已超越了纯粹在宗教意义上的伦理建构而更多地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危境。

在本书第二章中，孔汉思从现实生活、哲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生理—心理学和宗教学的不同路径和领域展开了论证。世界伦理的精神建构工作，早也与我们生活世界息息相关。

从汉语思想的资源出发，“世界”一词，作为现代语词，曾有来之东瀛的舶来痕迹。而事实上，其古典根源却首先在于佛经传统。最早的文本依据，该是曾存争讼的《佛说四十二章经》（本文倾向于汤用彤先生所持观点，认为该经非“汉撰”而为“汉译”）：“佛言：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道疾矣！”（《佛说四十二章经》第十九）。在唐代译出的《楞严经》中，关于“世界”的观念得到明晰化的表述：

云何名为众生世界？汝今当知东
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
为世。（《楞严经》卷四）

世界不唯是我们栖息其中的那个天文学、地理学、国际政治意义上的空间，这一空间首先富有时间意义：东西南北上下（这也就是我们古老观念中的四维、六合、寰宇等等）为“界”，而过去未来现在则为“世”（颇类中国先秦典籍中“宇宙”的原意——“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文子》]）。没有时间维度的空间，对于人类生活当然是荒诞不经的。与“世界”一词的这种多维意义相比，在这里，global 一词所含有的那“全球”之义，就显得多少有些单薄和平面。

简而言之，在今天的精神语境中，“世界伦理”观念中之“世界”，是一个有历史时间、文化维度的世界。因为对历史时间维度的高度关切，这个“世界”绝非某种高缈的乌托邦灵境，而是一个沉甸甸的充满战争、危难、掠夺、诡诈、欺瞒、犬儒、忽悠、以强凌弱、以势暴寡、充满憧憬和幻灭、演绎颓败和新生的生活世界，一个我们在日常生存中早已熟知的现实不过的世界。海德格尔曾以独特的呢喃，赋予世界这个语词以动词意义——“... so weltet die Welt”（“……如此一来，世界便世界着”，见 *Ursprung der Kunstwerke*）正因为在这种现实不过的生活世界之中，希望终不死灭，于是才有了关于 Ethos 的呼吁。

——再看伦理。

其实，从1990年《世界伦理构想》一书问世以来，孔汉思使用的是希腊词 Ethos。这点古希腊遗产在现代德语中依然得以原型保存，真乃幸事。在现代德语中，Ethos 和 Ethik 并存，不能互相代替。而在英译和汉译的时候，困难便发生了。在这两种语言中，Ethos 差不多都被简单地翻译成了“伦理”/ethic/ethics。本书在 Ethos 一词单独出现的时候，译为“伦理精神”，虽依然有些差强人意，但只能先如此勉力为之。

就严格的定义而言，“伦理精神”（Ethos，希腊语，其本义为习俗、渊源、传统、规矩）并不意味着某种“伦理学”（Ethik）：不是指某种伦理体系，某种哲学的或神学的教义或规训（例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伊曼努尔·康德的伦理学），它们是有关合乎伦理的行为的学术反思，毫无疑问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不如

说，伦理精神意味着内在的道德信念与共同态度、一种人类对于将其联结在一起的价值自我义务、不可动摇的准则以及个人的基本态度或德性。在此我们不再是处于法理的、外在的规则、法律和条款、警察、检察官、法院和监狱的层面上。我们谈论的毋宁是个人良知的这一层面——或如在其他文化传统中所那样表述的——“心”，也就是说，内在的道德指南的层面。（《手册》1.3. [1]）

借用荣格（C. G. Jung）深层心理学的基本术语“原型”观念（Archetyp 或 Archetypus），我们可以说，在任何一种古老传统——特别是诸轴心文明——之中，都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精神史原型概念”的名相或观念。这种精神史原型概念，由于其高度的源始性、多义性，故而在跨文化翻译中，几乎都有顽强的不可翻译性，这是上帝在跨文化理解的巴别塔之前额外深挖的一道壁垒。中国先秦思想资源中的“道”与“仁”，印度传统中的“大梵”，古希腊传统中的 logos, mythos、ethos 等等，大概都在此属。

如孔汉思教授所指出，Ethos 在希腊传统中有习俗、渊源、传统、规矩诸多意义，如果我们用传统汉语的方式加以理解，这里大略就是我们所谓的“古风”或者“古道”的东西——孔老夫子所谓的“君子之德风”的那种“风”，一种源于传统深处的、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基本精神气质、基本精神导向、共同接受的生活准则和态度。无论如何，Ethos 都不是某种僵硬、固定、格式化的外在强制，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自觉和态度，是某种类似于《尚书》所谓的“道心”。的确如此，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故在今天的时代精神语境之中，方有世界伦理之构想、之吁

请、之西西弗斯或唐·吉珂德式的努力。

3.

自1990年《世界伦理构想》问世迄今，关于这种构想和吁请的疑虑和误解从未止息。对此，在《手册》中，孔汉思教授用了一定的篇幅，简略而严肃地加以回应与澄清。

无论如何，世界伦理作为构想，绝不是某种固定的形式体系，而始终是一种开放性的吁请。世界伦理也绝不是某种“顶线”（maximal）的伦理诉求、某种逼人扯着自己的头发白日飞升的“道德主义”，而更是一种审慎地直面人性的光明和阴暗的底线伦理。世界伦理更不是某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努力，而只能、也终究只能在诚实的跨文化对话中展开前行。

正因此，世界伦理获得了它在中国精神语境中的特殊意义。诚如孔汉思教授在与我本人的一次讨论中诚挚表达的一个洞见——如果说，关于人类权利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西方贡献”的话，那么关于人类责任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如何成为一种普遍自觉，则亟待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重新理解和阐释。

——这无疑是一个尚未真正发轫的精神历程。

一种指引未来的设想

在1989年至1990年间的时代性转变之际，尚无人知晓，《世界伦理构想》这本拥有一个富于挑战性的题目的小书，会有怎样的影响。当时《新苏黎世报》有如下评论：“在一个蓄意挑衅的战争永无休止、血腥的种族冲突接连发生且愈演愈烈的时代：这样一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伦理；这样一个世界不需要什么统一的宗教和统一的意识形态，却亟需一些联系彼此的、必须加以遵循的准则、价值、理想和目标……该书简短却又厚重，是一场振聋发聩的讲演，颇有类于先知的气息……”

肇始之初，该构想就目标明晰，并且自过去的25年来
越加澄明且具体化：

“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国家之间的和平。

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

没有一种共同的伦理价值与标准就没有宗教间的对话。”

从一开始，与以上表述相关的，还有下面这句话：“没有对于各种宗教的基础性研究，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这是1991年问世的《犹太教》一书的座右铭，该书是应保时捷基金会所邀而写作的“当代宗教状况”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句话与其后问